

THE
WORLD
AND
OTHER
PLACES

JEANETTE
WINTERSON

世界和其他地方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

世界和其他地方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虹影 刘瑜 等译

THE WORLD AND OTHER PLACES by Jeanette Winterson
Copyright © 2000 by Jeanette Winterson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,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.,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18-2012-35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和其他地方 / (英) 温特森 (Winterson, J.) 著 ; 虹影, 刘瑜译 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8

书名原文: The World and Other Places

ISBN 978-7-5404-5724-2

I . ①世… II . ①温… ②虹… ③刘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 .

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9271 号

世界和其他地方

[英] 珍妮特 · 温特森 著 虹影 刘瑜等译

出版人 刘清华
出品人 陈 垦
责任编辑 傅 伊
封面设计 丁威静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)
网 址 www.hnwy.com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200020)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7.5
书 号 ISBN 978-7-5404-5724-2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4363767

目 录

- 001 黎紫书 ● 一日之狗
- 017 巫 昂 ● 横穿大西洋
- 031 棉 棉 ● 性的诸多诗意
- 049 张怡微 ● 三个朋友
- 055 困 困 ● ~~四方座~~
- 067 任晓雯 ● 圣徒们的生涯
- 077 春 树 ● 真希瑞恩的第一个圣诞节
- 091 刘 瑜 ● ~~世界和其他地方~~
- 105 走 走 ● ~~消失I~~
- 121 周嘉宁 ● 消失II
- 135 韩良忆 ● 绿人
- 153 陶立夏 ● 世界的转角
- 165 田 原 ● 牛顿镇
- 181 文 雨 ● 神圣的婚姻
- 191 刘琪鹏 ● 绿格子
- 209 蒋方舟 ● 一生一次的冒险
- 221 虹 影 ● 萨姆斯

一日之狗



黎紫书 ·

马来西亚知名作家。大马“花踪文学奖”获奖次数最多的作家。在中国大陆、中国台湾地区、中国香港地区亦屡获大奖，包括“冰心世界文学奖”“台湾联合报文学奖”“时报文学奖”等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告别的年代》；短篇小说集《天国之门》《山瘟》《野菩萨》；微型小说集《简写》《微型黎紫书》《无巧不成书》；散文集《因时光无序》等。

它柔软犹如雨水。第一个晚上，我带着它穿越田野，惊动了隐伏在草地上的野雉群，它们飞起来，在我们面前滑过。即便你早有心理准备，单独一只野雉掀动的惊雷也是够骇人的了。我知道是那样，却仍然为之震悚。至于它，这只有两个月大，脑袋瓜长得像个问号的小家伙，能知道什么？

我让它走在前头，它雀跃地蹦跳，就像世上所有生灵和孩子会做的那样。成年人不会那样做，而只会花一生的时间去琢磨这欢快的跳跃失落去哪里了。

它的腿生来就是要转着圈子走的，它绕着我运行，它是一个玩乐的星系。我自己怎么会那样刻意地要走成直线呢？这直线会把我带到哪里？小狗不断兜着圈子行走，我们最终却抵达同一个地方。

我要去游泳，要洗去一天下来砸在我身上的热烘烘的痕迹。我要把身体泡在温柔随和的水中，再把水面上的星星踢散。我把

狗绳卷在食槽的箍圈上，再脱掉身上的衣物。啊，这下可好玩了，有一双新袜子可供啃嚼，还有一双靴子可以让它躺卧。它那问号般的脑袋瓜沉入到句号里，没发现我已经消失在水底。那是个夜晚，闻着有迷迭香和干草的味道。

噢，这并不好玩，它的太阳沉没了，它迷失在一个没有名字的黑暗世界里。它开始狂吠，用它刚发现的不稳定的叫声。它还发现可以把它长长的鼻子当成榴弹炮，将苦楚一股脑儿全发射到那本来没有恐惧的恐怖之地。

我拿两臂当作杠杆，将自己从池塘里撑起来。我对它说话，它灵敏地抓住了我的话语，仿佛我把它们抛掷了出去。这是一个在混沌与成型之间的时间边缘，这是进化，进化总在年轻的新生物中无尽地自我重复。这一刻，世上还没有汽车或飞机，西斯廷教堂尚未画满壁画，一本书也没有写成。这时候只有月亮、水、夜晚，一个生灵的需要以及另一个生灵的回应。此刻，在混沌与成型之间，我说出它的名字，它听到了。

我得把它带回家，它的四条腿要交叠起来，再让它的鼻子探进我的夹克。它现在的体形有两只猫那么大了，却还是小得可以让我把它揣在怀中。

那天早上，在农场，我把它从它的兄弟姐妹、它的母亲与朋

友身边领回来。它会是我的狗，是春季里下的崽子，是盘成一圈的喜乐，而它会一点一点地慢慢将自己展露。

在我的跑车发动之前，它其实挺喜欢这车子的。对于它来说，移动是关于四条腿或两条腿的事，它的脑瓜尚未发明出轮子。由于害怕，它伏在我的脖子后面，绝望地一动不动，那身体虽然不算僵硬，却沉重得很。为此它把膀胱排空，尿如雨下，蓝色的真皮座位顷刻间积水成洼。

用不上五分钟我们就到家了。它晕头转向地跳下车，仿佛那车子是一艘奴隶船，而它困在上面已经半年，甚至更久了。它那四只过大的爪子停在石子路上，有点犹豫，因为疑心着地面会把它载走。

我示意它走到门槛那里，那是两道大栅门间的一道小门。它看看我：该怎么办？我唯有亲自演示，前面两只爪子先过去，后面两条腿随后，一纵便能越过那道木门槛了。它摔了一跤，尾巴却还摇啊摇。

其实那天清晨，我已经假装自己是条狗，四肢着地，在厨房和洗涤室里到处爬行，只为了模拟狗的高度，翻找出各种有毒物质（漂白剂）、危害品（鞋油）、严禁的乐子（胶靴）、死亡陷阱（电线），以及一切可吞的、可咬的、可嚼的，还有可以把狗裁成两半的大剪刀与其他工具。

一天前，我整理了架子上和柜橱里的东西。有个伦敦来的朋

友以为我在整治风水，我必须解释说这无关能量气场，只是要找个地方存放狗饼干。

我还改变了洗衣机软管的线路。我在养狗手册上读到，杂种猎犬喜欢啃咬洗衣机软管，而且专挑机器运行的时候下手。因此，即使它们不会触电而死，至少可以成功把厨房淹没。

一个礼拜以前，我强迫我的女友到母婴用品连锁店去买一个婴儿用的安全门。那次几乎要了她的命。不是因为货品上七彩缤纷的颜色，也不是轻音乐和卡通屏幕，也不是各种辅助措施（特别指定给 2-4 岁和 4-6 岁孩童的分类），也不是特价优惠（一百个围兜卖五十元），而是因为她被搬运寄售便盆的铲车撞个正着。

我把安全门装好，还得试着修补我和女友的关系。我彻夜不眠，在新买来的豆袋椅¹上假装成一条狗。

翌日，农场主打来电话。

“你现在过来领它吧？”

现在。就现在。不是待会儿。不是尽早。就是现在，即刻。

好吧，我会为你而来。为你，我把我的力量卷进球里滚向你；为你，我不管任何风险把自己抛出去。我会为你成为桥梁或者滑轮，只因为你是我的那个梦。

1 豆袋椅（Bean bag），以小球粒或泡沫塑料为充填物、随坐姿而变形的椅子。

它不过是一只狗。没错。然而它会把我找出来。

那个纯洁的早晨，夏季刚萌芽，小狗和我一起做了些园艺工作。那指的是，我修剪鼠刺，它把车库里的所有东西都叼来，除了车子以外。首先，它拿来修枝时该戴的防护手套（显然它看到了我需要这东西）。接下来是个吊篮、一盘戴安娜·罗丝的盒式录音带、一个小型灭火器、一个它叼着时让它看起来像希特勒的手刷，还有成套的收藏品——维多利亚式瓷砖，它一片接一片地叼过来。作为一只天生喜爱循环的狗，它总是从一道门里进去，找到它的战利品，再迅速从另一道门里跑出来，把东西捎给我。而它还没有掌握煞车的艺术，每当要停下，它都只能翻倒在地。

我看着散布在我面前的储藏品，心里想这很可能也算是在摆弄风水。真搞不懂我怎么会收藏了戴安娜·罗丝的盒式录音带，我需要吗？还有那一卷六尺长的地毯衬垫，我收起来干什么用呢？我根本没有地毯。

关于天地万物的问题就这么被抛出来，尔后又在这样的疑问上结束。它真是一只属于宇宙的狗。

那一天，日光里有着水的质感。我的意识在移动，穿越了意识层。时间，它是个嬉戏者，它是今日的一部分，而不仅仅是在

纯粹地衡量着它自身的消逝。

时间的维度不总是明显可见的。在这一天如水般漾漾的亮光里，我感觉到它了。我知道我正在经历着一些有着实质内容的、严肃的事物。在这里有一只狗，有我，有太阳，有天空，我们全都在某种模式中，在同一支舞蹈里，而时间正与我们在光的微粒中共舞。日子被置于我们的形式中，我们也被置入日子的形式里。以后，时间将归还这模式的一部分，以及一支曾被我拒绝的舞蹈。这既是回忆又是未来。

在我剥蚕豆的时候，狗在桌子底下酣眠。我家养的四只猫像哨兵似的，警戒地守在窗台上。毫无疑问，那是只斗败了的狗，但它可有它们两倍那么大。猫儿们不知道它们其实占了心理优势，这只狗对它自己的体形毫无概念，它觉得自己很渺小，还自以为是只袖珍型的狗。

我看着它，信赖的、脆弱的、毫无戒备的爱。它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也是每一个新的开始所归还给世界的事物。对于它，雨林仍然是原始的，海洋也尚未钝化。它是一张地图，有着清晰的轮廓与未名的希望。它是之前的时间或之后的时间，尚未被眼下这时间所损坏和糟蹋。在混沌与成型之间的空间里，它是另一个可能。

夜晚来临，我们展开水塘之行。我与它一起游过夜色中的涟漪，微风掀起它的一对耳朵。它小声呜咽后很快入睡了。当我终于蹒

跚地把它带回家，它倒挂着我的怀里。

我给它买了一个豆袋，紫色的套子外头绣着骨头和肉排的图案。这是什么人设计的呢？怎么会如此设计？究竟是谁住在英国的某个镇上，每天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捣腾着这些骨头和肉排？这样的设计究竟是在提示怎么样的私生活？它是给公狗抑或是给母狗的呢？

所有这些问题浮现出来，却始终没有提供可选择的余地。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，自从她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开始，她那本来极好的鉴赏品味，立即被一群俗不可耐的设计界恶霸给掠夺了。她最终只有任凭那些暴徒般的零售商摆布。你要给孩子买一套连衫裤？好，它们每一件上面都有班尼兔。你要给小狗买一个豆袋？好，它们无一例外，全给印上了肉排。

啊，肉排！它翻了个跟头，快乐地“汪汪”叫起来。这真的是给它的吗？它狠狠地把自己掷到豆袋上，再翘起一只眼睛从爪子下面盯着我看。我会吆喝它吗？不！它是一只新狗，世界就是它的豆袋。

我合上给猫出入的门洞，把猫全关在厨房里；我给了狗球和它的睡床，把它关进洗涤室；我给自己睡眠，把自己远远地关在卧室里。

我在手册上读到这个——狗必须被统治。绝对不能让它到楼上来，它必须自个儿睡在楼下。

一个小时以后我醒过来。我的狗用暗夜中悠长的哀号来告诉我：它可没读过那手册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所以我什么都没做。它早习惯了依偎着它的兄弟姐妹一起入眠，如今它只有孤单一个。它不断地叫喊，我没有回应。混乱总算结束了。

早上大约九点钟，我下楼到厨房里去。那些猫都栖在高处，对我怒目而视，眼睛下面浮肿的眼袋看来就像一套路易·威登行李箱。

“我们要走了，”它们说，“把早餐给我们，我们马上走。”

我给它们喂食，猫儿们在门洞那里排队，像一行蚂蚁。

我瞥一眼镜子。我自己眼睛底下的眼袋需要一台手推车来搬运吧。

接下来——那只狗呢？

我打开通往洗涤室的门。那狗躺在它的豆袋上，鼻子掩埋在爪子下，这情景看来无尽凄凉。我在那里站了一阵，直等到它摇晃晃地爬起，肚皮贴着地面朝我爬过来。正如手册上所预期的，我已经成为它的主人。

我把它带到外面的阳光下，给它超大碗的谷粮和牛奶。我一

直都爱看狗吃食的模样。它们吃得食物四溅，声响很大，如同猪把头埋到食槽吃食一样地欢快。我向来坚守餐桌礼仪，可是在这种时候，真值得提醒自己：我们到底是什么。

可这里有个难题：这狗会把我看透，让每一个针孔都曝露出来。我知道我是艘破漏的船，但我真要每天都被提醒吗？

是的，它不过是一只狗。然而它把我找了出来。

★ ★ ★

我跟上它的脚步，穿着我的晨衣和靴子，带它绕着牧场散步。如果这看来很古怪，那请记住我已经被彻底揭露，不管穿什么都无法再遮掩我的灵魂。一个人若已无从遮掩，还谈什么衣着打扮？

它皮毛暖和，在草地上绕着圈子，为它重获自由也获得了归属而欢喜。每个人的一生都总在自由和归属之间挣扎，那是条窄径。我有时候会为了得到归属而牺牲掉自由，但更多时候我已经对归属放弃了一切希望。

现在再去试着揣摩动物或孩子们的单纯与接纳，那实在没什么意思。这次，我必须是清醒自觉的。看看它如此欢喜地转圈子，如此简单，其实得付出一辈子的努力。

那天多雾，漫漫的烟霭沉落在它的皮毛上，像个警告。我正眺望着未来，寻思着我该为这狗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，以回馈它将为我而成为的那只狗。它要是一只比较简单的狗，事情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。我指的是：它如果不那么聪明，少一点敏感，也不那么地纵情于享乐。

同样的，我要能是个简单一点的人，事情也一样会容易些。狗和我都有太多棱角和刃口，都同样的鲁莽轻率，还有着相同的爱。我经历过，已经知道了爱所要付出的代价；我从未去计算但我知道爱必须付出，必得有个代价。



我给农场主人打电话。“你得把它要回去，”我说，“我干不了这个。”

那本是我与他之间的一项协议。当时六只初生的小狗崽蜷成一团，嚶嚶尖叫，那些务实的乡下人前来，把它们逐一认领回家。我没有理由不也养一只狗，我有足够的条件——土地、房子、时间、耐性，以及养大一只狗所必要的任何东西。

在答应领养它之前，我确实已经仔细想过了。我打点好一切，做好了一切计算，除却两件必不可少而偏偏不能计算的——它的心和我的心。

我的女友拿着那个豆袋，我牵着狗，看它快活地蹦蹦跳跳。它的身体像行星那样旋转，这生命的小圆周。

我家那只让人敬畏的猫跟随我们出发，为我们护航。那猫是一只古老的、卑鄙的独眼兽，狗对它很是畏惧。就这样一直走到我们家牧地的边界，猫循例在这儿坐下，等待着我们归来。

快要抵达农场时，狗有点迟疑，踌躇地垂下头。我对它轻声说话，尝试向它解释。我真不知道它是否听得明白，但我知道它明白了，它将不再是我的狗。我们跨越了一道像栅栏那样高的无形的线。

那是最后一次，我抱起它，揣着它走。

它的母亲、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都还在农场里。我把饼干和骨头给了它们，当然还有那个豆袋。那豆袋是一枚让它引以为傲的勋章，看它去过了哪里、拿到了什么。

我们把它放下，让它奔跑，它马上又玩了起来，以狗的方式简单地不断翻滚。就这样，曾经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夜晚、水塘、风、它沉睡的身躯、那雾霭弥漫的清晨，便开始消退了。

我不知道农场主人会有什么想法。我支支吾吾地说了个适当的借口，而那还真是个理由。我的女友才刚知道她将要到外地去工作几个星期，对于我而言，要单独照料所有事情——土地、房子、